



“金庚杯”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

□主办 平顶山日报社 □协办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

以梦为马，不负时代

□郭慧利

2005年，我职专业业。

那一年夏天，汝州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发布了招聘启事，以文艺女青年自诩的我顺利通过了笔试、面试，最终成为一名实习记者和播音员。

初入电台时，正值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进入瓶颈期。因网络普及，广播电视开始逐渐感受到压力，尤其是电台，既受到电视的挤压，又受到互联网异军突起的冲击，因此当时很多同事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。我跟随老记者采访时，一些采访对象甚至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。

那时候，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枯燥而乏味的。老式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各类报刊，两名老编辑口头指导我们读书、看报，练习普通话的标准发音。为数不多的采访，如果安排到我们的话，回来需要把稿件写在方格稿纸上，再一层层地审核，一遍遍地修改，定稿后跟着播音员学习播报新闻。

被冠以无冕之王的记者，在年轻的我看来是神秘而高尚的职业，但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却让我内心常感迷茫。闲极无聊时，我用台里播音室唯一的电脑写起了小说，那时候的文字虽然稚嫩，但感情很充沛。然而，在小说即将收尾时，却很不幸地被一位马大哈同事给误删了。

时值新年，台里没有经费下发工资，甚至连福利也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。实习3个月，我唯一能够收获的小说也烟消云散，加之其他同事的不断离职，我也毅然离开了这个地方。

待业回家后，我凭着记忆把那篇小说又重写了一遍，这篇稚嫩的习作连载于一家地方杂志上。此后的几年，我游离于各行各业，但从来没有停下手中的笔，并通过自学接连取得了中文专业的本科学历。2009年父亲突发脑梗后，我一度专职从事文字写作，以一名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养活自己兼照顾父亲。

2011年父亲离世后，我已借助网络完成了从自由撰稿人到职业软文写手的转变。父亲病中三年，我受到了汝州市作协多位老师的关心和帮助，他们或指导我创作，或在生活上、精神上给予我鼓舞，我的文字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大幅提升。2011年底，我重新返回媒体行业，我们单位先后开通了新闻网站，升级了手机报平台，推出了微信公众号——目前粉丝量已超20万，上线了新媒体客户端。在夹缝中生存的我们，硬是在新媒体这一强大对手的鞭策下，发展成为颇受瞩目的全媒体阵营。

而此时，距离我离开电台已过去了13年。13年弹指一挥间，曾经我憾然离场的电台，也在自我加压与奋力赶超中实现了华丽转身。全新的融媒体中心，依托一个中央厨房，以一次生成、多元发布的格局，向广播、电视、网站及各类新媒体平台输送血液。

回首走过的这段路，我庆幸自己年轻时的坚守，庆幸曾经有那么多人给予我帮助和鼓励，庆幸自己身为一个媒体人见证了汝州新闻行业的重生，更庆幸自己生在当下这个时代，是这个时代的包容和接纳、机遇和挑战，才成就了我们在其中的每个人。

新年伊始，团圆小聚，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。围坐在父母身边，最喜欢听他们提起往事，观古照今，温故知新。

妈妈说：她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上学时，用一块儿手帕包着认字本走进学堂，但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，就因家贫辍学了。如果不是后来的扫盲班，她哪能改变“睁眼瞎”的命运……爸爸说：打记事起就缺吃少穿，背着红薯干儿，穿着芦苇絮编的鞋，每周往返几十里路才勉强读完初中。如果不是亲戚们的接济，他哪能成为村里“有文化的人”……

历史的车轮，滚滚向前。如今，每每看到母亲在午后的阳光下戴着老花镜阅读，看到银发如雪的父亲端坐在电脑前写作，我都会禁不住怦然心动，耳畔仿佛飘来儿时他们常常叮嘱的那些话：“忠厚传家久，读书继世长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……

穿过时间的长河，我仿佛又看见了30多年前的自己。

17岁那年，高考落榜后，我被招入政法队伍，剪去长发，身着制服，但依然满脸稚气。第一次坐在书记员的位置上出庭，审判结束后，“检察院来了一名女董工”也被大家当作趣闻传笑开来。

没学历、没阅历更没资历的我，如何担起这份职业的神圣和荣光？在经验丰富、近乎苛刻的老一辈法律工作者面前，我常常手足无措，甚至会因为没完成工作而半夜惊醒。“失学”之苦不仅成为我心中最大的隐痛，也由此激发起我求知的渴望。

漫漫求学路

□冯惠珍

当时，家离单位有六七里路，每天上下班，边走边熟记抄录的《宪法》《刑法》等法律条款成为我的日常功课。日积月累、熟能生巧，五年的检察历程中，我经手的法律文书、参与的公诉案件无一出现纰漏。

但没念大学始终是我心中的遗憾，终于，我报考了成人大学。从九十年代初开始，每逢周末，就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奔波听课，到后来的每季度赴省会集中听课，几年下来，我先后完成了大专、本科、研究生的课程，不惑之年还作为优秀学员代表，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言……

近年来，因休假观光和充电培训的机遇，我又先后前往复旦大学、武汉大学、苏州大学、浙江大学等访问和求学，尽管逗留的时间有限，但我抓住听课之余的每一点时间，徜徉校园，就像一名学童，处处充满好奇和敬畏。教室里如饥似渴、分秒必争做笔记，下课后借笔抒写就小文，不仅倾诉了我对名校的向往和艳羡，更抒发了我来到心中殿堂后的激动和留恋……

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就在我整理一本本培训结业证书时，我的儿子正在北京心仪的大学攻读硕士学位，妹妹的女儿更是享受国家全额奖学金，远渡重洋留学比利时……天翻地覆慨而慷。祖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，不仅仅是国门的打开、体制的改革、财富的累加，更涵盖理念的变革、思想的解放、精神的淬炼。欣逢盛世，愿每个人都常在求知路上，努力奔跑，逐梦不舍！

淑彩，腿疼和感冒好些了吗？

□段瑞伟



2018年12月9日傍晚，雪，漫不经心地飘着；风，若无其事地刮着；我，徘徊在市政广场的路上，些许寒意，些许期待，期待河南省乡村好媳妇杨淑彩的到来。因为明天她将赴省会参加第三届河南省乡村好媳妇发布仪式。这是鹰城的骄傲、鲁山的骄傲、全市妇女的骄傲，更是淑彩本人的骄傲。身为领队之一的我，也隐约感到了几许荣幸。

晚上7点多的时候，终于等到了素未谋面的淑彩，还有翌日同赴省城的鲁山籍河南好人范钦宪。看到淑彩的第一眼，是乌黑的头发、黝黑的脸庞，还有腿脚的不便。晚饭安排在就近的饭店，我自作主张点了两个菜，红烧肉、萝卜炖羊肉，就着米饭填饱了饥肠辘辘的肚子。饭毕，淑彩喃喃地说：“味道真好，有点贵吧？”一句话问得我思绪落泊，急忙岔开话题：“怎么用了足足7个小时才到平顶山呢？”淑彩说：“俺家住在瓦屋镇最西边的深山区红石崖村，离乡政府20多里地呢！大雪封山，公交停运，只能步行下山了，村党支部电话里说乡里叫我去，穿点好看的衣服，要到省里领奖呢。我心想，农村人有啥好讲究的呢？况且家里也没有啥好看的衣服。去到乡里再说吧！在村口掰了根树枝拄着下山，路太滑，雪不停地下，摔了好几跤，腿和屁股到现在还疼着呢。走了3个多小时，才到乡政府。然后，乡政府派车送我们到平顶山，所以不好意思来晚了。”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淑彩走路一瘸一拐是下山途中摔伤所致。淑彩说话的语气平和缓慢，却让我顷刻间钦佩至极，20多里风雪山路，3个多小时艰难徒步……

次日上午8时，淑彩和另外3位河南好人范钦宪、李金超、刘超云准时集合在市政广场。我悄悄问她：“昨晚休息得好吗？”她说：“可好了，空调可暖和了，房间里还有热水和花草。”每晚98元的快捷宾馆就让她如此满足！

由于雾雪天气，只得带上防滑鞋，一点一点驱车前往郑州。一路都是关于向善的话题，一路都是率真的问候，对我而言，却是一路的倾听和感动。也许是3个多小时风雪侵袭的原因，淑彩一会儿剧烈咳嗽，一会儿斜靠小睡，一会儿小心翼翼抽出一张纸，轻轻地擦鼻涕，并将纸巾紧紧地攥在手里。车厢里的我们投去心疼的目光，也投去尊重的目光……

经过两个半天的彩排，11日晚7点30分发布仪式正式播出。此时，我才得知，淑彩身上那件灰色毛衣是从刘超云身上脱下来的。淑彩满含热泪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、谢谢。开播前的1个小时，化妆师问到淑彩穿多大尺码衣服时，她满脸通红地说：“我的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给我的，不知道尺码……”

这就是杨淑彩——第三届河南省乡村好媳妇，全省十人之一，全市仅此一人。且不说她近20年来无怨无悔照顾双目失明的丈夫，且不说她含辛茹苦抚育儿女上大学、读高中，只想作为朋友问一句：淑彩，腿疼和感冒好些了吗？

疏影暗香话咏梅

梅，国人心目中的百花之魁，与竹、松一起，被称作“岁寒三友”。它象征着坚韧高洁、倔强劲节、孤傲俏丽的品格，历来受到人们的赞美和喜爱。林逋就有诗云：“众芳摇落独喧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断魂。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须檀板共金樽。”冬日黄昏，诗人出舍，步入小园，众芳凋谢，梅花迎着寒风盎然盛开，那明丽凄美的景色占尽了小园的风光。夜幕降临，明月探出身，梅影疏落横斜入水，一缕清新的香气倏忽而来，构成了一幅别有韵味的溪边梅花图。王十朋曾评：“暗香和月人佳句，压尽千古无诗才。”隆冬季节，枯瘠枝上竟有花瓣莹光，散发出四溢的清香，真令诗人感到赏梅咏梅之事胜过豪华盛宴之乐，怪不得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价“梅妻鹤子”的林和靖说：“其诗澄澹高逸，如其为人。”

咏梅，是我国古代诗词中的传统题材，文人墨客爱梅，咏梅的诗篇自然不少。“一树寒梅白玉条，迥临村路傍溪桥。不知近水花先发，疑是经冬雪未消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张谓的《早梅》，他不咏梅的风姿，不颂梅的神韵，而是侧重一个“早”字。

山村小路旁，依溪小桥头，立着一株梅，缀满了洁白如玉的花朵，远望似雪非雪，迷离恍惚。定睛端详，乃一近水先发的寒梅，这自然而然地点出了题目中的“早”字。它凌寒独开，晶莹如玉，皎洁如雪，朵朵花儿，串串花



苞，将干枝枯叶遮掩殆尽，使其成为白玉一条，让人亦惊亦喜，顿生怜爱。这乃梅花悬崖丈冰一枝独俏，勇为先锋的性格。

白梅早开如此可爱，那红梅迟放又是如何呢？且看苏轼的《红梅诗》：“怕愁贪睡独开迟，自恐冰容不入时。故作小红桃杏色，尚余孤瘦雪霜姿。寒心未肯随春态，酒晕无端上

玉肌。诗老不知梅格在，更看绿叶与青枝。”诗人以拟人的手法，写红梅贪恋睡眠，独自开得很迟，大概是担心冰霜满脸，打扮太不入时，所以特意给自己加上桃花、杏花的浅红色，但仍掩饰不住其孤高清瘦的姿态。红梅保持着岁寒的情操，不肯随着桃杏现出媚态，不改、精神依旧，历来被人们视为咏红梅的绝唱。

任何文学艺术都是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，诗歌更是作者借以抒情言志的载体。宋代陆游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就是这种题材的作品。

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诗人笔下的梅花生在郊野，无主而开，可知无人赏识、心境寂寞，黄昏中独自发愁，忍受着风雨的吹打。梅花本是群芳的开路先锋，梅花之后无数的“接班人”应竞相到位，它不过是春姑娘发出的第一张名片而已，怎么会“苦争春”呢？这当然是陆游以梅花自喻，表明自己一颗爱国之心不被理解，但他硬作成泥香如故，仍保忠贞。陆游晚年政治受挫，士林攻击，小人嫉妒，所以他借咏梅花塑造了一个失意的英雄志士的兀傲形象，表达了他孤芳自赏及冷落寂寞的心情。

遥远的疙瘩火



□贺中乾

厉的风声，而茅屋里却热气腾腾。烤的就是那又叉巴巴、四六不成材的老洋槐树，或许是老榆树疙瘩的疙瘩火。

秋日里，伐倒了树木，剩下的树桩连根刨出来，经过了三两个冬春的风吹日晒，干得没了一丝水分，又不好用斧头劈开送到灶膛里，只好扔到了屋前灶房外。这样，日积月累便有了小山样的一大堆。天冷的时候无事可做，三五个人就掂着旱烟袋，把那干树疙瘩根朝下、面朝上，放到向阳的墙根下来晒暖儿。丝丝青烟中，或看日头从南山头滚向西山坡，或说说桃园三结义或是瓦岗英雄的故事，不亦乐乎。而到了天寒地冻的深冬，正好把这些干树疙瘩拿来烤火取暖。

老人从腰间解下一个小烟布袋，从里面取出火镰，又掏出一枚打火石，再卷一卷黄纸煤，噌噌噌三两下，无数绚丽的火星飞落到黄黄的纸煤上，跑风漏气的嘴呼呼地吹两口，火煤上便慢慢地长出了火焰。

摆上几根玉米芯，把火煤伸进去，干透的玉米芯燃起来了，随之也就燃着了架在上面的老树疙瘩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了暖意。随之，整个屋子上上下下、角角落落都暖烘烘的。

老人一边将两块儿树疙瘩磕碰着，使死灰落地，火烧得更旺，一边说着“烤啥也不胜

烤这疙瘩火！这火啊，上身舒坦！”随手用两根棍夹起一块鲜红的火炭，放到烟锅子上把早烟点燃，“滋滋滋滋”吸一阵，转身就是一通咳嗽，憋得脸红脖子粗。

夜里，不知啥时候竟淅淅沥沥地下了起了不大不小的雨。天明起来，屋檐下挂起了长长的冰帘子。路上、地头、墙头、树上，沟沟坎坎，到处都是透明的冰凌世界，北风一刮，四野一片“咔嚓”“哗啦”声，好一个冰雕玉砌的美妙世界！

孩子们你呼我唤，都兴致勃勃地飞跑了出来。在溜光的街面上跑一阵儿，滑倒了，屁股摔得生疼也顾不上叫唤一声，咧着嘴爬起来再跑。小孩冻成了红萝卜、小手冻成了红萝卜之后，才哭着、笑着，闹着跑到暖暖的房屋里。在疙瘩火边嬉闹一会儿，有的就拿来红薯，埋到疙瘩火下面的死灰里，几袋烟工夫，透着丝丝甜意的烤红薯味就飘荡在整个屋子中了。接着便是掏红薯烧了手在屁股上的拍打声，拍打红薯声，往嘴里送得太快烫了舌头的“嘘嘘”声……

有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“咚咚咚”“咚咚咚”的货郎担儿的鼓声，孩子们都兴奋起来，立刻鸟一般四散开来。有的从墙缝里抠出娘从木梳上取下来的团成了团的头发，有的从

墙洞里掏出来几块废铜烂铁，有的从床底下翻出来几双破鞋底，跑到货郎担儿那充满诱惑的琳琅满目的货摊前，换到一只小叫曲儿（哨子），或是一只吹起来“砰砰啪啪”清脆悦耳的琉璃不对儿，或是三五粒花花绿绿的甜糖豆儿。然后，又跑到疙瘩火前，几分愉悦、几分甜蜜、几分骄傲、几分夸张地吹起来、吃起来。那个美啊，过大年一般！

疙瘩火旁，老人有时会从书架上拿过来一本纸质发黄的戏文，摸出厚厚的老花镜，脚蹬着老树疙瘩，坐在柳木罗圈椅子上，身子往后仰着，仰着，也不知是念书还是背书，扯着嗓子忽高忽低、忽长忽短地念唱。有时是“年年有个三月三，王母娘娘下尘凡”，有时是“日头出来照东墙，夸一夸孝顺孩子王林郎”，有时是“八月十五月圆，表一表，表一表王宝钏寒窑泪涟涟”。总是把孩子们唱得迷迷糊糊的，而老人自己却是悲悲切切、老泪横流！

漫长的山里冬天过去了。待到山绿河响的时候，孩子们一个个背起了花书包，跟着先生去念书、识字。再后来，又一个一个走出大山，来到了五彩缤纷的外面的世界。

城里不知季节变换，城里更没有漫长的冬天。烤疙瘩火和吃烧红薯、吹琉璃不对儿的童年岁月，永远留在了遥远的记忆中……



鸟语花香 何秀俭画